

福

十七
二十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服部文庫
117
238
6

117
238
6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

疏

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疏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

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歸孔子豚

疏 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論語

卷第十七

陽貨第十七

諸塗註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

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

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

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註孔曰言

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註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註孔曰以順辭免註陽貨至仕矣正

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婦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

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

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

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

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實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

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使迷亂其

國也仕者當拯溺與衰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

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

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

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

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為有知也曰不可者此

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

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畱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

命吾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我將來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子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

可使強賢。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

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為外物

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為外物所感則習以性

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則為小人是相遠

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

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

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夫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

非中人之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

爾而笑。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曰言

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道謂

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子曰

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曰戲以治小

而用大道。子曰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

城魯邑名時子游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

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

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

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

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

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各而引昔聞夫子之

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

論語

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

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未之也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

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典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與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山不

狃也字子茂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為適未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為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

諸姑蔑二
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

成功，惠則足以使人。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明

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

矣者，言為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

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

言已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已，故不見侮。慢、寬則

得衆者，言行能寬簡，則為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

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

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

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

濁亂，濁亂不能污。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食之。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佛佛肸至不食正義曰

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佛肸召子欲往者佛肸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今佛肸以中牟畔則是身為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為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瓠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

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謂下六

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孔曰子

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孔曰仁

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

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人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為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怨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為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與人而不為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周南不而立。

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風。風為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化，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已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為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

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
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子曰至乎哉正義曰此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鐘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禮樂之本不在玉帛鐘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子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

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為人如此

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皇侃本為作謂

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俱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為人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

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

以賊德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

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

而說之

疏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疏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

疏

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疏

鄭曰無所

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

疏

子曰鄙夫至矣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

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

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疏

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

疏

包曰肆極意敢言今

之狂也蕩

疏

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

疏

馬曰有

廉隅今之矜也忿戾

疏

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疏

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無所依據太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檢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謂忿怒而多拂戾惡理多怒古

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

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

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

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色是也

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克土土色黃竝以所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

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色白金克

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

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故駟黃色黃黑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

言言言
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
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
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
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為警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
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
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
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

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

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

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
為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已
無疾但不欲見之
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論語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疏不已 古訓引之作 不知已

疏不已 古訓引之作 不知已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

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馬曰：子生於三歲為

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孔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

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

年之愛乎。

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

服為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三年太遠，故問於夫子。

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

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

在喪則皆不為也。不為既久，故禮壞而樂崩。

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

年之喪，一期為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

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既成，鑽燧改火，謂之燧。言

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

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

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為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

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室，練也。練，緣

要經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

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食稻衣錦，其心安

也。女安則為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為之。夫君子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

女安則為之者，孔子又為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

君子之居喪也，疾即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為甘。

雖聞樂聲，不以為樂。寢苦枕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

為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既心安，則任自為之，責其無

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
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
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
子生未三歲常為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
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為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
為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者為父母愛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
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馬曰至火也正
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
書百篇之餘也晉大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
今亡案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時疾鄭玄註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鄰
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柞柘之
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司釋
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柞柘黃故
季夏用之柞櫟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禮記
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
至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
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
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
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假期悲哀三年憂恩之
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禮記
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
莪文鄭箋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
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
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
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
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

註

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疏

子曰

已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爲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簿句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簿圍棊謂之弈說文弈從升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棋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爲其飽食終日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檢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爲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爲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註

子路至爲盜正

義曰此章抑子路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

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尚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爲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爲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必爲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

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

以爲直者

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言言
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
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
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
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
窒謂窒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
微以為知者微抄也禮毋勦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已
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
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許以為直者許謂
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已若攻發他人
陰私之事以成已
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
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
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
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

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疏鄭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疏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巳正義曰此章言人年四
十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見其終無善行也
巳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為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微子第十八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注

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

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

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

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

子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愛人謂之

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

國云微斯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為

微與箕俱在斯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斯內王肅云

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

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

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

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

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

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

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

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

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

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

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伴狂為奴比干以諫見

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

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

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為

人臣者不得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

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伴狂為奴紂又

囚之是也

柳下惠為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

論語疏

卷之八二

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為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答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
註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註孔子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註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齊景至子行正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為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
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

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曰：桓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朝禮三日。**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

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犁鋤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

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

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註**孔曰：比孔

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

衰往者不可諫。**註**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

猶可追。**註**孔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國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國包曰下下車國楚狂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此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

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國鄭曰長

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長沮

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國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國孔曰

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

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

而不輟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

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已意而便非

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

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

故也長沮至易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問流為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為耜

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

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與者

為誰者執與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為御既使問津

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

為誰人子路曰為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

故舉師之姓名以荅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

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荅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

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

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於桀溺

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

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

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為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荅

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

論語 卷之六 微子 六

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言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為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擾而不輟者擾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群若隱於山林是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為其已大而人小故也

子曰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註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修耒耜鄭註云耜者耒之金

皇侃本植作殖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包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子曰**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子曰**未知所以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曰**子路反

論語疏 卷之六 七 及古則

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曰留

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

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

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

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此章記隱者與子路

相讓之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者子路

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

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者夫子孔子也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

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

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丈人既責子路

至於田中倚其荷篠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者

子路未知所以答故隨至田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

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

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

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

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已道子

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

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

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

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

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

論語疏 卷之八
已知之矣者言君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
臣之義亦不必自巳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巳知
之也國蓀竹器正義曰
說文作菴芸田器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國逸民者

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國鄭曰言其直巳之心

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國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

慮如此而已謂之仲夷逸隱居放言國包曰放置也

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國馬曰清純潔也遭世

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國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疏逸民至

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
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
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
直巳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
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
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倫中慮但能言應倫理行應
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
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
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
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

論語疏 卷之八
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

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包曰三飯四

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 包

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

孔 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孔

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疏** 大師

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

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入居於海內也。

周公謂魯公 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

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

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 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孔曰大故

謂惡逆之事 **疏** 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正義曰此一章記周公

皇侃本生作得

言言正
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八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

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祀，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

論語疏

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皇侃本作近思已云

者其可以
為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曰言無所輕重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此章言人

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

當如子張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

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

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女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

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

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

之而不交子張曰與乎吾所聞者言已之所聞結交

之道與子夏所說與也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

重之雖眾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

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所聞又論

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

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

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
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包曰小道謂異端致遠恐

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雖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義曰此章
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
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
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

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
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已能
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

思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已

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
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子夏曰博學而

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廣
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
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
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
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

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

言論疏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
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財以辨
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肆謂官
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
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不
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強為辭
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
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由此三者變
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

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
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
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王
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子夏

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為謗已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
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
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
之則民以為從欲崇侈妄加困病於已也若為人臣
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
信已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讟於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

國 子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疏** 子夏曰

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國**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

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國 子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 **國**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

集解別本注業上有大字而必下無先字

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國 子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國** 馬曰君子之道焉

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 **國** 子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 **疏** 子游至人乎

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

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
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
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
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與譬
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
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卒
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惟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優則仕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義曰

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閒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孔曰毀不減性致乎哀而

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
致極哀感不得過毀以至減性減性則非孝毀不
減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註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
減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
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然而未仁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

為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子

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

論語疏

卷之九

六

友

速

疏同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 **疏**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會

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疏** 馬曰孟莊子魯大

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

者不忍改也 **疏**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衰斬之情餽粥之食他人可能

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注**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

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 **注** 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

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疏**

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

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為君之道

民人離散為輕易漂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政所為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

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

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子貢曰紂之不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此

章戒人為惡也紂名辛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為惡

不道周武王所殺謚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為

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

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

歸人之為惡處下眾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為善不為

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孔曰更改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子曰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

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尼

之德也衛公孫朝者衛大夫也問

論語疏

卷之十九

八

及古

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于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賢者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包曰

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曰夫子謂武叔

疏

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繇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為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窺見其在內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窺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人肩則人窺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闔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

論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論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

其不知量也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德也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此毀譬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

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不可得而踰也人

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訾夫日月特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作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言人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註意似謂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駮清酌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為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國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之何其可及也國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

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疏陳子至及

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

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

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

為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

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

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知與不

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

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為不知也夫子之不可

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當設譬言夫子之

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以階梯而

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

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及也者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得邦謂為諸侯

得家謂為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

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

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

也及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

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

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曰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

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

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

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

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

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

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

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

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

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

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

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

世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

皇侃本公則民說
作

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
 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
 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
 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總明二帝三王
 政化之法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此下
 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曆數謂
 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諡法云翼
 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
 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
 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
 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
 戒舜以為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
 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女身
 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
 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
 子復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
 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于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
 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為天

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
 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
 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
 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
 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
 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
 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
 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
 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
 周家也文王武王居歧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
 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
 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
 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
 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
 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
 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

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總言二帝三王
 所行行政法也權稱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均平法度
 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偏
 也官有廢闕復修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
 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者諸侯之國為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
 祀為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興之節行超
 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
 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
 重者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
 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
 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
 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眾信則民聽不惑皆為
 已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說
 凡此上事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
 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
 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畧矣
 正義曰孔註尚書云謂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湯

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
 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
 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
 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改
 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
 甫謚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
 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
 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文妄矣云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
 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
 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也
 在天心故正義曰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
 善惡也
 誅之管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
 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囚蔡叔也云仁
 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子紂之諸父書洪範
 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

言言政
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
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
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
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為周親不如
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朔誓衆之辭也孔傳云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文與
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誓衆
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
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權者銖兩
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
重一龠容平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
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
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
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
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

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

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

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孔曰言君子不以寡

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言言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四**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四**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四**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四**子張至有
此章論爲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答曰：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爲述五美之目也。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此孔子爲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澤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不須其問，卽爲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又安得爲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此說威而不猛也。信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

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丁寧申勅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即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則別其是非也。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

是非則無以知人之善惡也。

皇朝崇禎十歲歲在彊圉庚奮首古虞之民鑄

